

读柳宗元《蝜蝂传》有感

《中华文化古今谈》开栏语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坚持文化自信，既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在新时代推动文化繁荣、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马年伊始，本报推出《中华文化古今谈》专栏，意在同读者诸君协力，共同领略优秀传统文化的新飞跃。

唐代柳宗元有篇题为《蝜蝂传》的文章，其实是篇寓言。原文虽不太长，但为了读者方便，笔者还是尽量不去引用原文。

作者笔下的蝜蝂(fù bǎn)是一种小虫，这只小虫“善负”。它在爬行途中“遇物辄持取”，即使“背愈重，虽困剧不止”，最终被压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有人同情它，为它卸下重负；可这个小虫如果还能爬行，仍然“持取如故”。而且，它更“好上高”(喜欢往高处爬)，为此不

惜竭尽极全力，直到“坠地”而死。

柳宗元寓这篇言深刻而幽默，其精妙处在于以昆虫之生态完成了双重比喻：其一是，以蝜蝂的“善负”，暗喻某些人对物质的无度攫取与追求；其二是，以蝜蝂的“好上高”，隐喻权力场中一些人竭尽全力的攀附与钻营。

柳宗元最后讽刺当时官场的嗜取者，写道：“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这冷峻的结语，不知是否惊醒过几人？

重读一千多年前柳宗元写的这篇文章，突然觉得蝜蝂这只小虫的身影仍在现代社会中晃荡。

消费主义催生的囤积癖、职场中的过度竞争、社交媒体的虚荣展示，无一不是蝜蝂未死之魂的当代变体。那只唐代小虫用生命演绎的悲剧，好像在让我们回答：你们背负的究竟是生存与发展之必需，还是自我之欲望套在脖子上的枷锁？

寓言的力量正在于此——柳宗元用不足二百字构建的虫豸世

界，既照见了中唐官场的积弊，又穿越时空戳中了人类永恒的贪妄。当我们在物欲横流中感到疲惫时，不妨想想那只被重负压垮的小虫：生命本该如鸿雁轻踏雪泥，何必做一只至死不悟的蝜蝂？

文/李淑章



阿来做客青城畅谈“阅读的个性”

本报讯(草原云·北方新报记者 马丽侠) 正值2025年末辞旧迎新及呼和浩特冬季冰雪旅游季火热进行中，为进一步丰盈市民节日文化生活，呼和浩特市图书馆以文化赋能旅游，特别策划“书适生活 静享冬日”系列活动，2025年12月31日，重磅邀约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阿来莅临青城，举办主题讲座暨读者见面会，以此为年终岁尾的文化活动画上圆满句号，也为新年的书香氛围开启崭新篇章。

活动现场，阿来以《阅读的个性》为题，结合自身深耕文学创作的丰富阅历与经典佳作《云中记》，畅谈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生命体验的深厚羁绊，分享个人语言锤炼心得、自然文学创作理念与生命观，深刻阐释阅读的独特性与优质阅读之道，探讨阅读与写作对个人精神成长的重要意义。阿来的讲述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让观众沉浸在文学的魅力中。在讲座尾声的互动环节，阿来与现场读者亲切互动，悉心解答文学创作、阅读选择等诸多困惑，并亲笔为读者签名赠书，现场氛围热烈而温馨。

此次分享不仅为青城读者搭建了与文学大家面对面交流的珍贵平台，更以文学的温润力量点亮市民精神灯塔，为书香青城建设挥毫添彩，更为首府冬季冰雪旅游季注入了浓郁的书香底蕴。

据了解，2025年，呼和浩特市图书馆通过线上线下双线联动模式，精心策划开展荐书分享、主题展览、文化讲座、图书流动服务、阅读沙龙等各类文化活动近400场，覆盖市民群众超10万人次，在全市范围内持续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社会氛围，不断深化“鸿雁悦读”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影响力，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在新时代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



文人缘何与墨客结缘？

国人在提到文人时，喜欢用一个成语“文人墨客”。

文人缘何与墨客结缘？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文人墨客这个词出现得很晚，晚清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中写道：“而那些封建旧文化培养出来的文人墨客、风流雅士，置国事于不问，整天吃花酒，作艳诗。”

而文人墨客的同义词文人墨士，出现得也早不了多少。清代李汝珍《镜花缘》第100回写道：“哪知百花仙子忽然命他把那泣红亭的碑记付给文人墨士去做稗官野史。”还有一个出处，是清代李渔的《比目鱼》：“一来使情人见了，也好当面招魂；二来使文人墨士闻之，也好做几首诗文，留个不朽！”

再扩大一下范围，文人墨客还有个同义词“骚人墨士”，这个词出现的倒是比上述二者早不少时间。宋代叶适《宜兴县修学记》曰：“罨画之溪，犹浴沂也；善拳之窠，亦舞雩也；非骚人墨士专而有也。”浴沂是个典故，出自《论语》中曾点的话“浴乎沂，风乎舞雩”，乃孔子和曾点师生的人生梦想。叶适认为，这种安贫乐道、自得其乐的高雅生活情趣，并非只有“骚人墨士”才能专有和享受。这实际上是提升了“骚人墨士”所代表的精神追求的价值，认为它具有普遍性。叶适的这段话，算是为骚人墨士正名了。

西汉扬雄《长杨赋》云：“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长杨赋序》谓：“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籍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扬雄在赋中虚构了“翰林主人”和“子墨客卿”这两个角色来对话。因此，“墨客”最初就是指擅长文辞的人，后来才慢慢演变成了文人的代称。

回到开篇的问题上，笔者觉得文人偏好墨客这个称谓，主要还是因为对墨的热爱。作为文房四宝之一，墨一直是文人的心头好。墨在古代被称为“金不换”“书媒”；宋代形成了“嗜墨成癖”的现象，很多文人通过收藏名墨彰显身份。北宋时期，墨既是文房用品，更是士大夫日常的雅玩、鉴藏之物，司马光、苏轼等皆有爱墨藏墨之喜好。宋代文人将制墨、品墨发展为生活的重要部分，苏轼、黄庭坚等亲历制墨过程……墨成为文人寄托情思、展现清雅生活态度的载体。托名墨客，自能彰显文人的雅趣。

还有一点，笔者觉得墨客很可能跟墨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墨家学说作为战国显学，虽秦汉之后消失，但它仍然像血液一般浸入古人的思想。即使儒家门人，有时也想像墨家弟子那样仗剑天下、纵横四海。以墨客自称，无形中也增添了几分任侠之气。

(据《西安晚报》)